

腹中有詩書 落筆乃典雅 ——讀日本乾長江書法作品

漢字書法，經過數千年的發展，以其意象結合而著稱於世。其線條造型與內容字義的完美結合，達到了“書畫同源”、“書為心跡”的境界。因此，漢字書法藝術早在中國漢代就已邁出國門，飄洋過海，而成為東方藝術的象徵，為熱愛文化藝術的各國人士所喜愛。作為中國一衣帶水的近鄰，日本亦有許多文化人士酷愛中國漢字書法藝術、研習各體，兼及篆刻，甚至終生追求，樂此不疲。我想，其中原因固然源於中日文字的同文之緣，但另一方面還在於大和民族有善於學習的精神。近來拜讀日本乾長江先生（一九〇六～一九九四）的漢字書法藝術，更證明了我這一看法的不謬。

乾長江先生早年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，以後從事書道教育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可謂以書為樂，至死不渝。

他的漢字書法，愈老愈辣，而且散發出濃郁的書卷氣息。縱觀遺作，我認為其書法藝術，是其胸中詩書的自然流露，學問厚積於胸，而薄發於腕，非一般書家可企及。

首先，乾先生書法以楷書見長，敦厚文雅，平淡天真；間架筆劃，規整勻稱，而又不失靈動秀逸之氣，以清秀、質樸的形象，傳達了漢文字的原義，非常健美。正是在此基礎上，他的行書、草書、隸書、篆書諸體就發揮得恰到好處：草書逸而不散；行書暢而不軟；隸書厚重而蕭灑；篆書古樸而清新，彷彿一群健康、陽光的美男美女，自由地做出各種舞蹈動作，或激揚，或含蓄，或輕快，或沉靜，或奔放，或婉約，儘管姿態不一，但因其本身非病夫醜女，故而不論動靜伸縮，眉宇間皆有一種健美的神態，這就是乾先生楷書非凡之功的結果。

其次，乾先生所書，無論是先秦散文、秦漢駢體，或是唐詩宋詞、明清格言皆有形神兼具的風采，如《臨石鼓文》，詞質文朴，但拙中含有蒼勁之勢，今人想見周朝金文的刻劃之美；又如楷書《老子第五十三章》，筆勢爽利，大方規整，坦坦蕩蕩，頗具質樸自然之感。再如行草李白《日照香爐生紫煙》詩，落墨收放自如，濃淡有致，繁簡相間，起伏跌宕，而又有一種飄飄欲仙之感，這些自然是乾先生對漢文文辭內涵深刻理解的結果，因能遷想妙得，下筆有神。

漢字書法是以形傳神的藝術，從這一意義上說，乾先生的書法藝術，包括他的篆刻作品，應是成功的。尤其作為扶桑的朋友，能臻此境界，出色地領會漢文精神，並非易事。這是乾先生畢其一生精力，以書為樂的結果，也是他的刻苦學習精神的寫照，更是他熱愛中華文化的化跡，作為一名中國藝術史的學者，我向他表示崇高的致意，因撰此文，聊抒觀感。

中國美術學院國際教育學院院長

任道斌

於零五年仲冬